

思想周刊 / 学习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政德修养促进正确政绩观的树立

■ 孔新峰

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既重能力又重品行,既重政绩又重政德,使品德端正的干部受到褒奖和重用、品行低劣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对领导干部而言,政绩是德才素质在实践中的综合体现,是组织和群众评价、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对领导班子而言,政绩是领导能力的整体展示,是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政德则既是从政之基,又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党员领导干部要讲政德、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不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修炼好共产党人的“心学”,以道德的力量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

政绩是从政之效,政德是从政之基,二者统一于为民造福的实践。从理论深层看,政绩与政德并非孤立存在,其背后还有根本的政治原则,即政道。政道主要指我们治国理政所遵循的根本规律,涵盖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其核心在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揭示了政道与政德的内在联系,即“以德行道”,遵循科学规律执政,实际上便是合乎“道德”的执政。政德是从政者对于政道的觉知和把握,是政道的具身体现,是“强大的理智力量”在党员领导干部身上转化出的“强大的人格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而“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政绩则是执政政道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在施政实践中的集中体现。《礼记》与《说文解字》均强调“德者得也”,政德“内得于心”,政绩“外得于人”,二者呈现出“以绩彰德”的关系。深刻理解何谓正确政绩观及习近平总书记“既重政绩又重政德”的重要论述,必须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以德行道、以绩彰德”的道理学理哲理。

政德是政绩之基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历来强调“为政以德”。《左传》提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将“立德”置于首位,体现了以德为基的政治价值取向。唐代经学家孔颖达解释“立德”为“创制垂法,博施济众”,揭示其根本在于“博施济众”的价值导向和“创制垂法”的制度理性。

社科论衡

“五治”并举,做好基层网络统战工作

■ 陈金波 周颖 蒋相辉

当前,“无人不网、无时不网、无处不网”已成常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互联网是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阵地”,“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包括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领袖’在内的网络人士大量涌现……要把这些人中的代表性人士纳入统战工作视野”。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网络统战工作,走好网络群众路线”的重要指示要求,中央统战部把加强网络统战工作研究与建设部署作为重点工作予以专项推进,推动网络统战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近年来,我省通过多部门联动、多维创新、多层次推动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但从我们对沿海地区15个县(市、区)的调研来看,基层网络统战工作仍有一些短板需要补齐,建议从“五治”入手提升基层网络统战质效。

基层网络人士统战工作释放出“五大效应”

织密组织网,释放磁吸效应。调研县市已基本建起了网络统战工作联席会议“组织网”、分工协作“责任网”和党员干部走访网络代表人士“联谊网”,压实了网络统战责任的“神经末梢”。如:宁波鄞州突出“党建引领、清单认领、方法统领”,制发《基层统战工作手册》,以“口袋书”形式系统解答基层网络统战“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怎么做实、怎么创优”等7大问题,释放出大党建大统战大融合的磁吸效应,全域夯实统战工作根基。

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重政绩又重政德”。政德是从政之基。政德既是修身问题,也是用权问题;既关乎个人操守,也关乎政治建设。一是明大德,即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忠诚;二是守公德,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秉公用权;三是严私德,即慎独慎微、修身律己。政绩是政德之效。干部政绩是干部政德在治理实践场域中的现实反映。干部的干部必须勤勉敬业、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精益求精,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立德”本义就是立“政德”,是“明明德于天下”且永垂青史的“立法者暨政治家”的伟业,超越了“立功”“立言”意义上的具体“政绩”。关怀提振世道人心的政务,先于关注解决问题的事务。

政德可概括为“以德行道”,意味着政治实践必须以基于政道的德性准则约束引导。史学家钱穆曾说:“严格言之,仅有政才政绩,而无‘政德’,则皆不足为政治家,皆不足谓有政治家之风度。”政才体现治理能力,政绩反映实践成效,而政德则决定权力运行的价值方向。缺乏政德约束,即便凭才干取得一时成绩,也非光明恒久之道。

“为政以德”贯穿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周人在总结商代政治失序的教训时提出“以德配天”,认为只有以德为本、顺应民心,才能获得天命并维持政权稳定。《论语》以“北辰”为喻,说明德性具有凝聚与引领作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则强调源源清流的示范效应,执政者的德行不仅约束自身行为,也影响社会风气,进而塑造完整意义上的政治秩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立政德。一是明大德,即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忠诚;二是守公德,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秉公用权;三是严私德,即慎独慎微、修身律己。三者相互贯通,构成新时代干部政治品格的核心。领导干部立政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厘定了新时代好干部的德性标准。

干部政德直接关系到政治生态与社会信任。干部作风正派、清正廉洁,群众就会信任权力、支持政策、对社会发展有信心;如果干部失德失范,即使短期取得成绩,也难形成持久效能。政德既是修身问题,也是用权问题;既关乎个人操守,也关乎政治建设。坚持为政以德、加强政德建设,构成保持政治清明、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基础。

政绩是政德之效

政德内在于心性,政绩外显于实行。干部政绩是干部政德在治理实践场域中的现实反映。在“政绩”一词中,“政”强调守正行道,关涉价值立场与行为取向;“绩”源于“纺绩”,本指缉麻成

线,寓意铢积寸累、可感可及。就此而言,政绩具有由内在价值取向经由实践逐步落定为外在成效的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干部必须勤勉敬业、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精益求精,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外在之“政绩”,是内在之“政德”在治理实践中的外化结果,体现为价值取向的现实形态。

政德多宏大叙事,政绩系微观实事。政绩不是抽象观念,也不是自我标示,光辉德性必须化为具体德行。墨子主张“取实予名”,强调名称必须以真实内容为依据。孟子指出“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正是在千千万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解决问题的“天大的小事”中,政绩才得以使政德“实至名归”“令名远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首先是立足本职岗位为人民服务,发挥好好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还要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切实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

政德重终极追求,政绩贵与时偕进。朱熹《大学章句》将“止于至善”之“止”解释为“必至于至而不迁”,可见政德乃是笃定不移的至高价值原则。而政绩则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彰显持续达变、锐意创新的“时中”观念。时代在变,政绩观内容构成在变,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至善追求丝毫未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认识和工作也要与时俱进,看准了的要及时调整和完善,但不要换一届领导就兜底翻,更不要为了显示所谓政绩去另搞一套,不要空洞的新口号满天飞。”这一重要论述是对于“变与常”的持中把握,体现了荀子主张的“体常尽变”之道。

以正确政绩观统摄发展目标与治理实践

《周易·系辞上传》指出:“日新之谓盛德,富有之谓大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无比壮丽的崇高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是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奉献而不断铸就的。以正确

政绩观书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盛德大业”,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重政绩又重政德,实现“富有”与“日新”、“大业”与“盛德”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基础、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发展任务更加繁重,治理环境更加复杂,政绩的内涵与评价标准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在此历史方位下,必须将政绩置于更长时段、更大格局中考量,使其与人民福祉、制度运行和社会稳定相统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只是干部评价方式的调整,更是回应发展阶段变化、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内在要求。今年适逢“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国家发展规划法等重要法律,将进一步丰富新时代新征程新阶段的政绩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大敌,是党内一个顽瘴痼疾。”从现实情况看,错误政绩观当前在一些领域仍然不同程度存在,发展逻辑与价值导向出现偏差,部分领导干部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留下包袱和隐患,引起人民群众不满。而其深层思想根源,则是政德约束弱化,使政绩脱离了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是当前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总要求,正是为了引导党员干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

既重政绩又重政德,关键在于以正确政绩观统摄发展目标与治理实践,形成以绩彰德、德绩贯通、德位相配的制度性安排。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价政绩的根本尺度。要坚持科学决策,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避免以透支资源、突破底线换取短期绩效。要强化长期治理视角,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过程中彰显“历史耐心”与“长期主义”,不断续写党和人民“盛德大业”。

(作者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协同研究基地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络自治责任担当的良好生态。

强化法治固本,增强网络统战辨识度。运用法治固本,准确识别“红、灰、黑”三类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聚、引、化”,推动网络人士从“管得住”向“治得好”转变。不断健全网络统战制度体系,特别是完善协调、激励、责任机制,选优建强新媒体负责人、网络评论员等重要队伍,为网络统战工作的常态化长效化提供坚实保障。

注重德治润心,提升网络统战感知度。探索建立网络人士良德养成机制和监督机制,对网络不良行为、低俗之风开展道德评鉴,对网上恶搞、网络谣言等行为进行靶向治理。克服“键对键”工作方式对网络人士对不上号、走不进心、出不了效果的弊端,加大专题座谈、社会考察等“面对面”“心连心”工作力度,通过零距离接触交流、近距离倾听意见,提高对网络人士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加强共治扩面,拓展网络统战触达度。既要细化多部门权力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形成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运转高效的共治机制,又要将网络人士工作延伸到乡镇(街道)、村(社区)基层末端,形成责任到底的共治网络。建立并不断充实看得见、摸得着、管得好的网络人士工作队伍,实时更新“网络人士信息数据库”“网络重点人士档案库”,进一步优化网络人士“选育管用”长效机制,确保网络人士来源拎得清、归属说得清、特征搞得清、立场弄得清。

(作者分别为浙江万里学院宁波统一战线战线智库首席专家、教授、博士,浙江省统一战线战线智库专家;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农工党浙江省宁波市委宣传调研处处长)

我在之江学新语 学思想 改文风 求真知

抢占科技制高点

走出“顶天立地”创新路

■ 叶志镇

《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再造自我》一文提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原始创新是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基础,要重视科学原理的发现与关键技术的发明,敢闯“无人区”,突破核心壁垒,引领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原始创新的核心标志是实现0-1的突破。基础研究扎得越深,原始创新站得越高。打造原创性成果不能一直跟跑,必须走自己的路。原始创新还需要形成从1到100的辐射力,推动成果向外延伸、转化应用,带动技术、产业、生态乃至整个创新体系的链式升级、集群跃升。

在浙大,我们团队开国内半导体薄膜研究方向,首创超高真空CVD薄膜技术、提出“二元共掺”的氧化锌P型掺杂原理,这些都是从源头出发的原始创新。如今,在温州发展的钙钛矿量子点发光显示应用同样是具备原创性的颠覆性成果,如今已在显示产业、照明产业实现应用。希望这项技术不仅带动温州新材料产业发展,更能支撑和推动国家先

打造有组织科研新生态

■ 居冰峰

《之江新语》强调要“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这些年,从一线科研工作者到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我最大的体会是:抢占科技制高点已不能仅凭科学家的单点突破,而要靠有组织科研,让分散在各处的力量和资源聚沙成塔、撮指成拳,发挥出最大效用。

有组织科研,要瞄准国家战略“靶心”。我曾担任浙江大学流体动力基础件与机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40年前,路甬祥院士创建浙江大学流体传动与控制研究所,强化流体动力基础件研究,正是看清了高端装备“关节”问题不解决,大国重器就站不稳。近年来,实验室先后突破盾构装备、飞机数字化装配、光刻机浸液系统等关键技术,成为该领域不可替代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去年春天,在实验室试验大厅,一位德国教授看着那座全世界高校功率等级最高的液压泵站感慨:“这种速度,我们达不到。”

有组织科研,要打造硬核仗的队

伍。没有人、没有团队,什么都是空谈。

浙江大学深入实施“领航人才培养计划”等举措,构建本博贯通体系,吸引一批优秀本科生参与科研;设置实验室实践课程,将国家重大任务融入教学,培养“懂战略、能攻关”的青年人才。当高水平科研与高质量人才培养良性互动,有组织科研就有了最深厚的根基。

有组织科研,更离不开新生态的系统重塑。我们大力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探索实验室实体化多路径。面对复杂科学难题,我们探索学科交叉科研范式,实施“创新2030计划”、创建基础交叉研究院。不久前,力学、医学、材料、机械等多个学科联合攻关,研发出智能活结缝线,解决了外科医生在操作机器人时无法感知缝合张力的临床难题。聚焦实验室到产业端“最后一公里”,我们主动与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围绕人工智能、能源装备、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共建联合研发中心与创新联合体,让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温州研究院院长)

极速挺进“无人区”

■ 金永斌

《之江新语》提到,有前途的企业,总是会把视野拓得很宽,把目光放得很远。作为一名青年科技工作者和创业者,我先后主导了两款“全球最快”机器人的研发攻关,对于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有了更深的体会。

“超越自我”,意味着不走“老路”,敢于向“无人区”挺进。为何要执着于提升机器人的奔跑速度?我们的理解是:速度从来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背后是电机性能、结构强度、动力系统、控制算法的极限博弈。如果只满足于在别人走过的路上小步快跑,就永远无法实现真正突破。我们正是在这样的路径中不断逼近速度极限,倒逼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比如,团队自主研发的高功率密度电机驱动器,就是在一次次极限奔跑中,反复调试电机与结构之间的匹配关系,才实现了从底层设计到系统集成的完整突破。

“完善自我”,就是要耐住寂寞,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当前,人工智能算法发展迅速,但一个深层矛盾逐渐显现:控制算法正逼近硬件的性能边界,机器人的“身体”反而成为制约突破的瓶颈。我们从力学原理出发,理解生物肌理并优化设计机器人。无论是研发“黑豹”系列四足机器人的过程中,从力学底层重构小腿构型,还是研发BOLT人形

伍。没有人、没有团队,什么都是空谈。

浙江大学深入实施“领航人才培养计划”等举措,构建本博贯通体系,吸引一批优秀本科生参与科研;设置实验室实践课程,将国家重大任务融入教学,培养“懂战略、能攻关”的青年人才。当高水平科研与高质量人才培养良性互动,有组织科研就有了最深厚的根基。

有组织科研,更离不开新生态的系统重塑。我们大力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探索实验室实体化多路径。面对复杂科学难题,我们探索学科交叉科研范式,实施“创新2030计划”、创建基础交叉研究院。不久前,力学、医学、材料、机械等多个学科联合攻关,研发出智能活结缝线,解决了外科医生在操作机器人时无法感知缝合张力的临床难题。聚焦实验室到产业端“最后一公里”,我们主动与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围绕人工智能、能源装备、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共建联合研发中心与创新联合体,让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

(作者为浙江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求是特聘教授)

打造有组织科研新生态

■ 居冰峰

《之江新语》强调要“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这些年,从一线科研工作者到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我最大的体会是:抢占科技制高点已不能仅凭科学家的单点突破,而要靠有组织科研,让分散在各处的力量和资源聚沙成塔、撮指成拳,发挥出最大效用。

有组织科研,要瞄准国家战略“靶心”。我曾担任浙江大学流体动力基础件与机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40年前,路甬祥院士创建浙江大学流体传动与控制研究所,强化流体动力基础件研究,正是看清了高端装备“关节”问题不解决,大国重器就站不稳。近年来,实验室先后突破盾构装备、飞机数字化装配、光刻机浸液系统等关键技术,成为该领域不可替代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去年春天,在实验室试验大厅,一位德国教授看着那座全世界高校功率等级最高的液压泵站感慨:“这种速度,我们达不到。”

有组织科研,要打造硬核仗的队

伍。没有人、没有团队,什么都是空谈。

浙江大学深入实施“领航人才培养计划”等举措,构建本博贯通体系,吸引一批优秀本科生参与科研;设置实验室实践课程,将国家重大任务融入教学,培养“懂战略、能攻关”的青年人才。当高水平科研与高质量人才培养良性互动,有组织科研就有了最深厚的根基。

有组织科研,更离不开新生态的系统重塑。我们大力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探索实验室实体化多路径。面对复杂科学难题,我们探索学科交叉科研范式,实施“创新2030计划”、创建基础交叉研究院。不久前,力学、医学、材料、机械等多个学科联合攻关,研发出智能活结缝线,解决了外科医生在操作机器人时无法感知缝合张力的临床难题。聚焦实验室到产业端“最后一公里”,我们主动与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围绕人工智能、能源装备、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共建联合研发中心与创新联合体,让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

(作者为浙江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求是特聘教授)

打造有组织科研新生态

■ 居冰峰

《之江新语》强调要“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这些年,从一线科研工作者到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我最大的体会是:抢占科技制高点已不能仅凭科学家的单点突破,而要靠有组织科研,让分散在各处的力量和资源聚沙成塔、撮指成拳,发挥出最大效用。

有组织科研,要瞄准国家战略“靶心”。我曾担任浙江大学流体动力基础件与机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40年前,路甬祥院士创建浙江大学流体传动与控制研究所,强化流体动力基础件研究,正是看清了高端装备“关节”问题不解决,大国重器就站不稳。近年来,实验室先后突破盾构装备、飞机数字化装配、光刻机浸液系统等关键技术,成为该领域不可替代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去年春天,在实验室试验大厅,一位德国教授看着那座全世界高校功率等级最高的液压泵站感慨:“这种速度,我们达不到。”

有组织科研,要打造硬核仗的队

伍。没有人、没有团队,什么都是空谈。

浙江大学深入实施“领航人才培养计划”等举措,构建本博贯通体系,吸引一批优秀本科生参与科研;设置实验室实践课程,将国家重大任务融入教学,培养“懂战略、能攻关”的青年人才。当高水平科研与高质量人才培养良性互动,有组织科研就有了最深厚的根基。

有组织科研,更离不开新生态的系统重塑。我们大力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探索实验室实体化多路径。面对复杂科学难题,我们探索学科交叉科研范式,实施“创新2030计划”、创建基础交叉研究院。不久前,力学、医学、材料、机械等多个学科联合攻关,研发出智能活结缝线,解决了外科医生在操作机器人时无法感知缝合张力的临床难题。聚焦实验室到产业端“最后一公里”,我们主动与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围绕人工智能、能源装备、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共建联合研发中心与创新联合体,让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

(作者为浙江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求是特聘教授)

打造有组织科研新生态

■ 居冰峰

《之江新语》强调要“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这些年,从一线科研工作者到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我最大的体会是:抢占科技制高点已不能仅凭科学家的单点突破,而要靠有组织科研,让分散在各处的力量和资源聚沙成塔、撮指成拳,发挥出最大效用。

有组织科研,要瞄准国家战略“靶心”。我曾担任浙江大学流体动力基础件与机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40年前,路甬祥院士创建浙江大学流体传动与控制研究所,强化流体动力基础件研究,正是看清了高端装备“关节”问题不解决,大国重器就站不稳。近年来,实验室先后突破盾构装备、飞机数字化装配、光刻机浸液系统等关键技术,成为该领域不可替代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去年春天,在实验室试验大厅,一位德国教授看着那座全世界高校功率等级最高的液压泵站感慨:“这种速度,我们达不到。”

有组织科研,要打造硬核仗的队

伍。没有人、没有团队,什么都是空谈。

浙江大学深入实施“领航人才培养计划”等举措,构建本博贯通体系,吸引一批优秀本科生参与科研;设置实验室实践课程,将国家重大任务融入教学,培养“懂战略、能攻关”的青年人才。当高水平科研与高质量人才培养良性互动,有组织科研就有了最深厚的根基。

有组织科研,更离不开新生态的系统重塑。我们大力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探索实验室实体化多路径。面对复杂科学难题,我们探索学科交叉科研范式,实施“创新2030计划”、创建基础交叉研究院。不久前,力学、医学、材料、机械等多个学科联合攻关,研发出智能活结缝线,解决了外科医生在操作机器人时无法感知缝合张力的临床难题。聚焦实验室到产业端“最后一公里”,我们主动与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围绕人工智能、能源装备、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共建联合研发中心与创新联合体,让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

(作者为浙江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求是特聘教授)

打造有组织科研新生态

■ 居冰峰

《之江新语》强调要“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这些年,从一线科研工作者到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我最大的体会是:抢占科技制高点已不能仅凭科学家的单点突破,而要靠有组织科研,让分散在各处的力量和资源聚沙成塔、撮指成拳,发挥出最大效用。

有组织科研,要瞄准国家战略“靶心”。我曾担任浙江大学流体动力基础件与机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40年前,路甬祥院士创建浙江大学流体传动与控制研究所,强化流体动力基础件研究,正是看清了高端装备“关节”问题不解决,大国重器就站不稳。近年来,实验室先后突破盾构装备、飞机数字化装配、光刻机浸液系统等关键技术,成为该领域不可替代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去年春天,在实验室试验大厅,一位德国教授看着那座全世界高校功率等级最高的液压泵站感慨:“这种速度,我们达不到。”

有组织科研,要打造硬核仗的队

伍。没有人、没有团队,什么都是空谈。

浙江大学深入实施“领航人才培养计划”等举措,构建本博贯通体系,吸引一批优秀本科生参与科研;设置实验室实践课程,将国家重大任务融入教学,培养“懂战略、能攻关”的青年人才。当高水平科研与高质量人才培养良性互动,有组织科研就有了最深厚的根基。

有组织科研,更离不开新生态的系统重塑。我们大力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探索实验室实体化多路径。面对复杂科学难题,我们探索学科交叉科研范式,实施“创新2030计划”、创建基础交叉研究院。不久前,力学、医学、材料、机械等多个学科联合攻关,研发出智能活结缝线,解决了外科医生在操作机器人时无法感知缝合张力的临床难题。聚焦实验室到产业端“最后一公里”,我们主动与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围绕人工智能、能源装备、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共建联合研发中心与创新联合体,让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

(作者为浙江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求是特聘教授)

打造有组织科研新生态

■ 居冰峰

《之江新语》强调要“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这些年,从一线科研工作者到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我最大的体会是:抢占科技制高点已不能仅凭科学家的单点突破,而要靠有组织科研,让分散在各处的力量和资源聚沙成塔、撮指成拳,发挥出最大效用。

有组织科研,要瞄准国家战略“靶心”。我曾担任浙江大学流体动力基础件与机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40年前,路甬祥院士创建浙江大学流体传动与控制研究所,强化流体动力基础件研究,正是看清了高端装备“关节”问题不解决,大国重器就站不稳。近年来,实验室先后突破盾构装备、飞机数字化装配、光刻机浸液系统等关键技术,成为该领域不可替代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去年春天,在实验室试验大厅,一位德国教授看着那座全世界高校功率等级最高的液压泵站感慨:“这种速度,我们达不到。”

有组织科研,要打造硬核仗的队

伍。没有人、没有团队,什么都是空谈。

浙江大学深入实施“领航人才培养计划”等举措,构建本博贯通体系,吸引一批优秀本科生参与科研;设置实验室实践课程,将国家重大任务融入教学,培养“懂战略、能攻关”的青年人才。当高水平科研与高质量人才培养良性互动,有组织科研就有了最深厚的根基。

有组织科研,更离不开新生态的系统重塑。我们大力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探索实验室实体化多路径。面对复杂科学难题,我们探索学科交叉科研范式,实施“创新2030计划”、创建基础交叉研究院。不久前,力学、医学、材料、机械等多个学科联合攻关,研发出智能活结缝线,解决了外科医生在操作机器人时无法感知缝合张力的临床难题。聚焦实验室到产业端“最后一公里”,我们主动与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围绕人工智能、能源装备、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共建联合研发中心与创新联合体,让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

(作者为浙江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求是特聘教授)

打造有组织科研新生态

■ 居冰峰

《之江新语》强调要“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这些年,从一线科研工作者到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我最大的体会是:抢占科技制高点已不能仅凭科学家的单点突破,而要靠有组织科研,让分散在各处的力量和资源聚沙成塔、撮指成拳,发挥出最大效用。

有组织科研,要瞄准国家战略“靶心”。我曾担任浙江大学流体动力基础件与机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40年前,路甬祥院士创建浙江大学流体传动与控制研究所,强化流体动力基础件研究,正是看清了高端装备“关节”问题不解决,大国重器就站不稳。近年来,实验室先后突破盾构装备、飞机数字化装配、光刻机浸液系统等关键技术,成为该领域不可替代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去年春天,在实验室试验大厅,一位德国教授看着那座全世界高校功率等级最高的液压泵站感慨:“这种速度,我们达不到。”

有组织科研,要打造硬核仗的队

伍。没有人、没有团队,什么都是空谈。

浙江大学深入实施“领航人才培养计划”等举措,构建本博贯通体系,吸引一批优秀本科生参与科研;设置实验室实践课程,将国家重大任务融入教学,培养“懂战略、能攻关”的青年人才。当高水平科研与高质量人才培养良性互动,有组织科研就有了最深厚的根基。

有组织科研,更离不开新生态的系统重塑。我们大力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探索实验室实体化多路径。面对复杂科学难题,我们探索学科交叉科研范式,实施“创新2030计划”、创建基础交叉研究院。不久前,力学、医学、材料、机械等多个学科联合攻关,研发出智能活结缝线,解决了外科医生在操作机器人时无法感知缝合张力的临床难题。聚焦实验室到产业端“最后一公里”,我们主动与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围绕人工智能、能源装备、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共建联合研发中心与创新联合体,让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

(作者为浙江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求是特聘教授)

打造有组织科研新生态

■ 居冰峰

《之江新语》强调要“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这些年,从一线科研工作者到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我最大的体会是:抢占科技制高点已不能仅凭科学家的单点突破,而要靠有组织科研,让分散在各处的力量和资源聚沙成塔、撮指成拳,发挥出最大效用。

有组织科研,要瞄准国家战略“靶心”。我曾担任浙江大学流体动力基础件与机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40年前,路甬祥院士创建浙江大学流体传动与控制研究所,强化流体动力基础件研究,正是看清了高端装备“关节”问题不解决,大国重器就站不稳。近年来,实验室先后突破盾构装备、飞机数字化装配、光刻机浸液系统等关键技术,成为该领域不可替代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去年春天,在实验室试验大厅,一位德国教授看着那座全世界高校功率等级最高的液压泵站感慨:“这种速度,我们达不到。”

有组织科研,要打造硬核仗的队

伍。没有人、没有团队,什么都是空谈。

浙江大学深入实施“领航人才培养计划”等举措,构建本博贯通体系,吸引一批优秀本科生参与科研;设置实验室实践课程,将国家重大任务融入教学,培养“懂战略、能攻关”的青年人才。当高水平科研与高质量人才培养良性互动,有组织科研就有了最深厚的根基。

有组织科研,更离不开新生态的系统重塑。我们大力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探索实验室实体化多路径。面对复杂科学难题,我们探索学科交叉科研范式,实施“创新2030计划”、创建基础交叉研究院。不久前,力学、医学、材料、机械等多个学科联合攻关,研发出智能活结缝线,解决了外科医生在操作机器人时无法感知缝合张力的临床难题。聚焦实验室到产业端“最后一公里”,我们主动与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围绕人工智能、能源装备、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共建联合研发中心与创新联合体,让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

(作者为浙江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求是特聘教授)

打造有组织科研新生态

■ 居冰峰

《之江新语》强调要“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这些年,从一线科研工作者到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我最大的体会是:抢占科技制高点已不能仅凭科学家的单点突破,而要靠有组织科研,让分散在各处的力量和资源聚沙成塔、撮指成拳,发挥出最大效用。

有组织科研,要瞄准国家战略“靶心”。我曾担任浙江大学流体动力基础件与机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40年前,路甬祥院士创建浙江大学流体传动与控制研究所,强化流体动力基础件研究,正是看清了高端装备“关节”问题不解决,大国重器就站不稳。近年来,实验室先后突破盾构装备、飞机数字化装配、光刻机浸液系统等关键技术,成为该领域不可替代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去年春天,在实验室试验大厅,一位德国教授看着那座全世界高校功率等级最高的液压泵站感慨:“这种速度,我们达不到。”

有组织科研,要打造硬核仗的队

伍。没有人、没有团队,什么都是空谈。

浙江大学深入实施“领航人才培养计划”等举措,构建本博贯通体系,吸引一批优秀本科生参与科研;设置实验室实践课程,将国家重大任务融入教学,培养“懂战略、能攻关”的青年人才。当高水平科研与高质量人才培养良性互动,有组织科研就有了最深厚的根基。

有组织科研,更离不开新生态的系统重塑。我们大力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探索实验室实体化多路径。面对复杂科学难题,我们探索学科交叉科研范式,实施“创新2030计划”、创建基础交叉研究院。不久前,力学、医学、材料、机械等多个学科联合攻关,研发出智能活结缝线,解决了外科医生在操作机器人时无法感知缝合张力的临床难题。聚焦实验室到产业端“最后一公里”,我们主动与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围绕人工智能、能源装备、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共建联合研发中心与创新联合体,让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

(作者为浙江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求是特聘教授)

打造有组织科研新生态

■ 居冰峰

《之江新语》强调要“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这些年,从一线科研工作者到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我最大的体会是:抢占科技制高点已不能仅凭科学家的单点突破,而要靠有组织科研,让分散在各处的力量和资源聚沙成塔、撮指成拳,发挥出最大效用。

有组织科研,要瞄准国家战略“靶心”。我曾担任浙江大学流体动力基础件与机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40年前,路甬祥院士创建浙江大学流体传动与控制研究所,强化流体动力基础件研究,正是看清了高端装备“关节”问题不解决,大国重器就站不稳。近年来,实验室先后突破盾构装备、飞机数字化装配、光刻机浸液系统等关键技术,成为该领域不可替代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去年春天,在实验室试验大厅,一位德国教授看着那座全世界高校功率等级最高的液压泵站感慨:“这种速度,我们达不到。”

有组织